中山醫學大學第九屆迴旋梯文學獎　投稿作品表　　編號：

參賽類別	☑小說組　　☐散文組　　☐新詩組
作品名稱	蟲蛹

小學四年級的自然課本寫蝴蝶是完全變態的昆蟲。小時候是毛毛蟲，長大前會結成蛹，在蛹裡脫胎換骨變成美麗的蝴蝶。課本沒有提到每個階段的時長，但我們自然而然認定長著翅膀是牠最真實的樣貌。

男生總對課本上變態兩個字反應過激，自然老師在他們第四次開始偷笑後放棄制止，在喧鬧裡一字不漏照唸課文直至下課鈴響。媽媽要我每天放學監督你讀書，我們在餐桌寫作業。而你提出的疑問不像男生們可以用制止或無視作為答覆。蛹的裡面是什麼樣子？我告訴你：「課本裡沒寫，月考就不會考。」

你顯然沒有接受，放下鉛筆趴倒在桌上，側臉貼著習作本，一手捏起一頁反覆捲起尖角又捏平，彩色印刷的四張照片，蝴蝶的生活史，紙頁右上角爛皺了。我暗自決定和媽媽告狀你又無理取鬧不寫作業。

隔天放學的餐桌，你遲遲沒把習作拿出來，想著先寫完自己作業再來數落你，我直到聽見你「啊」一聲才再抬頭，看見你桌前是張開的安全剪刀和不成形的黑黃色蟲蛹，在此之前我只在課本上看過，完整的。但這裡的蟲蛹從正中央橫開了一道破口，濃稠的漿水從中流出在桌上散開，白色透著青，又摻著無法指出明確邊界的黃色星點。

那時我們都還沒長過青春痘，所以只有如今回憶才能和痤瘡擠出的膿水穿鑿附會。或許更先浮現在腦海的是嘔吐物，所以記憶裡後來的我一陣反胃。「我要跟媽媽說！」我只能沒氣勢地這麼說。

聽到我們是雙胞胎之後，大家的第一句話總是：「你們完全不像耶。」我就會接著回答：「因為不是同卵的嘛。」在國中以前我一向把不像當作誇獎。慢吞吞、懶惰、鑽牛角尖、愛哭、忘東忘西，媽媽每天罵你的話在這幾個詞裡打轉，然後說、你看妹妹都會自動自發，你為什麼不能跟妹妹一樣？

六年級下學期你數學考 40 分，媽媽被你們班導約談。放學後空蕩的教學樓，我一個人站在走廊，教室裡是你、老師、媽媽，刻意關上的木門沒有發揮隔絕話聲的作用。小朋友其實真的是非常聰明，只是學習態度實在太不積極，她是有天份的，但再不矯正態度，上了國中可能會吃不消。大人語重心長，在外頭的我能全部聽進耳裡。怎麼聽都像客套話。

而你也沒有因為這些話就從此變得上進。國中的成績單把全年級按名次排，媽媽打開檔案會在第一頁找到我，接著就可以壓著滑塊一路拉到最後一頁，從最底端往回找到你。

我們每天一起起床、一起到學校、吃一樣的團膳便當、放學一起搭校車回家。媽媽還是叫我督促你讀書，過著一樣生活的我們大概只在餐桌寫作業的時候有差別，國中的作業比國小多了太多，你坐不住幾分鐘就會趴下，或是到餐廚櫃和冰箱找點心吃。

當然不會忘記裝我的份。總是要打斷專心解題的我，硬是把盤子塞到我面前說快吃快吃。醫生叮囑過我吃油炸的會讓皮膚惡化，不用看醫生的你事不關己的吃洋芋片。「我不能吃啦，會長痘痘。」

「媽媽又不知道。」你答的話一點邏輯也沒有，在我接過洋芋片後瞇起眼睛笑了，垂落的眼睫被燈照就鋪下成順暢又纖長的影，在一片光潔的蘋果肌上。

工作忙碌的媽媽通常在我們洗好澡後才回家。我們一起到玄關迎接，我會在這時和她分享讀書的進度，媽媽摸摸我的頭說果然還是妹妹都不用讓人擔心，接著轉頭問你：你有聽妹妹的話嗎？

我插話：「姊姊都在分心，剛剛才寫完作業，害我也不能看電視。」

「欸！至少有寫完了嘛！」

規律的日常有明確的結尾，恰好在我們國中會考完的隔天。新冠病毒那年春天在台灣大規模爆發，戴著口罩考完會考後政府就頒布三級警戒，學校開始停課。媽媽也變成透過電腦在家工作。三個人相處的時間一下多了好多，用不著讀書的整天我們就看電影。在客廳看，媽媽偶爾也會抬起頭來。

我們躺在沙發上，靠著彼此的肩膀。電影總是你挑，《戀夏 500 日》之後看《迴路殺手》，時至今日再想起那時的片單，我仍舊歸納不出你喜好的規則。或許該說是不想承認事實就是毫無規律，直到成年後我終於發現我無法忍受你是逆著規則生長的人，所以你不用長痤瘡，分著吃零食卻只有你吃不胖，成績壓在最後一頁三年的你，最後卻和我同樣上了第一志願的女中。

「那以後你們又可以一起上學啦。」

「太好了！我好怕跟妹妹分開。又可以一直在一起了。」你抱著我的胳膊蹭著臉頰，含糊糊的語調裡溢著喜悅，是甜膩的嗎？是苦澀的吧，或是正相反的味道混雜成嘔吐物的

渾沌。直到我們一起報名的數理資優班考試公布結果，只有你錄取，我發現我從高中放榜那時就一直好想問：憑什麼你可以這麼幸運？明明你什麼努力都沒做。

疫情隔離下我們沒有和親戚見面，但家族群組收到好一陣子的祝賀訊息：恭喜你們！姊姊本來就很聰明，妹妹也一直都很努力。

你們真棒！你們真棒！

×

第一次被人說像，是高一剛開學，你放學後一個人來到我們班門口。「那是我姊姊。」我和正在聊天的新朋友們說。「你們是雙胞胎嗎？長得好像喔！」十幾年來第一次聽見的評價讓我無所適從。

「但我們是……異卵的那種耶。」我回答時你站在一旁不發一語瞇起眼笑，稍吊的眼尾和雙眼皮彎成弧度。和我一樣遺傳自媽媽的雙眼皮。

「可是真的很像耶！」

「你們的眼睛根本一模一樣。」朋友們接連評價。

我們和她們道別，走往學校後面的公車站。通勤時刻擠滿人的車廂內我們只能拉吊環站著，你在司機急煞時踉蹌，所以我們順理成章的牽起手直到下車。「你好快就交到朋友了，好厲害喔。」你說著，泛紅的雙頰與薄汗的頸線，相貼的掌心傳來濕熱的觸感，你的體溫很高，滑膩中就有某種要融化成泥漿的錯覺。

對話的當下不會細想，哪天偶然印象閃過，點點才會連成線。我才知道原來我們像的是眼睛。原來大家說我們不像時，沒有在看你的幼稚或我的成熟，只是看見你窄窄的鼻樑，我鼻頭厚厚的肉翼；我們有一樣形狀的唇，可在臉上位置低了一點就顯得我面中更長，既老氣又違和；痘痂；我羞恥下稍微報低的體重，卻比你量出的真實數據還高，體現成脂肪在下顎堆疊起；而疫情後那些全數被口罩掩住。

後來我們漸漸不再一起搭公車——說實話我沒想過刻意躲你，只是放學後朋友會問我要不要一起去玩，所以在你到我們班找我前，我會先傳 LINE 叫你自己回家。

當時政府因應疫情推行實聯制，每到定點就要傳簡訊紀錄足跡，我在每天五點多送出不同餐廳或百貨公司的紀錄簡訊，接著在七點半搭上公車。回到家你在玄關，像我們迎接

媽媽一樣迎接我。你手機裡 1922 號的視窗格外乾淨，只有每天早上和下午的公車，甚至偶爾會短少應有的一兩條。因為公車人太多了……掃不到 QR code。你這麼解釋。

即使比起國中更常出遊玩樂，我在高中也把成績維持得很好。而身在數資班的你卻全校排名墊底。英文尤其差，最高分的物理低了我 17 分。高二某天晚上媽媽來到我房間裡。刻意關上木門就能隔絕住話聲嗎？媽媽還是壓低了聲音：「我真的不知道你姊姊以後該怎麼辦……。」相對媽媽忡忡的語調，無以名狀的熱意就在語落的一刻從胸前迸發，蔓延至指尖微微發燙。

「但姊姊其實是很聰明的。」我故作鎮定回答。

「我明明都用一樣的方法教你們，為什麼她就是不能學會和你一樣自律呢？」好安心。

「姊姊可能只是還找不到讀書的方法。如果去補習班會不會好一點？雖然我是不需要啦，但其實大部分同學都有去補習班。」

「嗯……有道理。我再問問看她。」好雀躍。好安心。

「我想跟姊姊一起上好大學。」

「唉……我其實常常看到那些社會新聞，都會想到你姊姊。什麼偷東西的啦、啃老族，甚至是跟爸媽要不到錢就拿刀出來的。她只要不要變成這樣就好。」好快樂。好雀躍。好安心。

「姊姊沒問題的。她會考不是也考得比我好嗎？」

「還好我至少有一個女兒可以讓我很放心。」此時胸口熱烈的心情，無疑是幸福。

所以在那之後我放學回家，不再會看到你來玄關迎接。補習班下課之後你搭著公車回來，比媽媽下班要更晚一點，有時我已經睡了，有時是躺在床上聽見開門聲和媽媽的說話聲，媽媽問你要去和妹妹說晚安嗎，你說不要吵醒她吧。接著聽見經過我房門不明顯的腳步聲。

放下包包、拉下制服裙拉鍊，解開內衣背釦的輕蹭，你所有行動都只剩單薄的聲音。微乎其微，我闔上眼翻身，背對房門。

高二下學期，媽媽出差了半個月不在家。

那天晚上你到家時，我剛剛熄燈。你的動靜從房門外傳來，依然閉上眼就一點不剩：這麼想著下一秒，卻聽見我房門被敲響。

「妹妹。」
「幹嘛？」
「你睡了嗎？」
「正要。」
「我買了咖哩飯.....有兩碗。你要跟我一起吃嗎？」

都已經十點了耶？「我現在不想吃東西欸。」荒唐的提議反而讓人一時不知怎麼回應。最先想起的是媽媽在家時你明明還裝乖說不打擾我睡覺，接著想到我們似乎好段時間沒說過話。久違的對話是咖哩飯，最後你說好吧晚安，我說你也早點睡。話說回來、為什麼是咖哩飯啊？

我沒有開口問你，那晚一直淺眠，在某次翻身睜了眼後徹底清醒，手機螢幕顯示剛剛換日的十二點零幾。

×

去上廁所好了。我推開房門，毫無防備下一刻就被一屋子大亮的燈光眩目，反射半步退回房內，你的房間、餐廳、廁所，全部大開著燈。你不在房間，餐桌上是空了的兩個便當紙盒，掛在淋膜上的褐黃醬汁能讓人一眼辨認原先盛的是什麼料理。

沾著米粒的湯匙擱在一旁的塑膠蓋上，更顯眼的是一桌上各種彩色印刷的鋁箔袋，反射著頂上的燈光亮亮晃晃，洋芋片的空包裝。後來整理時我才細算，一共七包。

廁所門半掩，我在家裡繞了一圈才走到那裡，想也沒想就直接推開了。你在這裡。細瘦的雙腿折起，跪坐在馬桶前。生鏽的鉸鏈吱呀響得堂而皇之，你應聲轉過頭來，視線緩緩從我的膝蓋逆流向上，我低頭對你，是一雙腥著血紅的眼，水光一滾一滾，鮮血嗎？從你仰高的顴骨邊緣滑開才發現是淚液，或是涎液，總歸是透著光的質地。

你的右臂還半舉在空中。

食指和中指伸出，定睛一看沾滿了透黃褐的黏水，色是稀的，不均勻，沿著手臂流下的質地卻是稠的，捲起的衣袖下，爬滿了漿糊的手肘，纏成絲牽進馬桶裡、馬桶邊緣、衣襟，滴答滴答落地沾髒了你腳邊純白的地磚。

抽風機鼓譟成耳鳴。嗡嗡作響的酸蝕氣味。

「你這.....」
那時的我甚至還不明白你這是什麼行為。

「我只是.....」你開口要答，傳出的嗓音卻格外乾澀，組織不成句就重重嗆咳。

「你在幹什麼啊！髒死了！」

一瞬間有把廁所門甩上的衝動，抬手卻抓空了，惱氣只能以半吊子的低吼發洩。我沒有等你回應就扭頭離開。對著餐桌的狼籍又是一陣難以明說的煩躁感，看不慣，就把桌上的餐具全洗了，打包垃圾以後再經過廁所，我打開的門沒被掩回，你還坐在那裡，仰頭一動沒動，腿邊的漿水擴大了範圍，你的輪廓在融化，濃稠一片蔓延開來。

我越過那裡要回房，靜不下的心臟又推著我回來。

「我來刷地板。」我站在廁所門外的地墊上，走廊燈是昏昏的黃光。「你現在去洗澡。」
「.....好。」你撐著馬桶邊緣，發顫著站起身來。

無比浮躁。「動作快點。」
「嗯。」你應聲，垂著眼在我面前脫下睡衣、睡褲、內褲，光裸身子走進浴間。廁所燈白光熾眼，純棉的衣物落地，沾的穢物都是一片純潔的透明。

我太慶幸媽媽直到畢業後才告訴我你去看身心科，否則我不敢想像自己能多恨你：恨你在比我先滑出母親身體的那幾秒內，搶先佔走多少東西，恨你苦著那張天生就更精緻的臉嚷嚷自己不幸，恨大人和醫生都還是認同你不幸。

好在學測放榜了。

學測成績本就不理想，你直接放棄送出志願。雖然跟著學校報名了暑假的分科測驗，不過媽媽說你最後還是決定再重考一年。
畢業後白天你也去補習。那天媽媽請了假，帶我去百貨公司裡的餐廳慶祝我考上醫學

系。面對面的座位、青醬和墨魚的義大利麵，媽媽問我上大學有什麼期待，我們一起點著 google 地圖看新學校附近有什麼賣場和餐廳。直到我們盤裡的麵都只剩下兩口，媽媽才語重心長的對我說。你姊姊她。

百憂解的藥板其實一直在餐桌邊，我沒有問過，媽媽現在才提起，手裡的叉子尖在還散著食物的瓷盤底輕敲，我捲起眼前最後一口黑色麵條塞進嘴裡。你終於一無所有了，我發現自己能不假思索的說出愛你。「你上大學後……也願意幫忙照顧姊姊嗎？」媽媽問我。

「那當然，因為她是我最重要的姊姊啊。」

我起身，彎腰攬住紅了眼眶的媽媽。腦海裡浮現的是那天夜裡馬桶前，你單薄的身影震顫著，嘴角垂落透明泥濘，眼中同樣是紅暈。如果我也像現在抱著媽媽一樣抱住你，也許不是這樣柔軟的觸感嗎？如今萌生出的擁抱你的衝動，和坐公車時牽你大概不是同一種動機。

無庸置疑，也比此刻抱著媽媽的心情更加純粹。因為——「我最愛姊姊了。」我回答，媽媽落下淚水。

媽媽在我大學附近幫我們租了房子，你改在和我大學同縣市的重考班上課。親戚們最開始也像從前傳來祝賀訊息：妹妹真的很了不起耶！姊姊太可惜了，但明年一定沒問題。我們一起關掉群組通知幾天後就不再傳來了。

×

你說你其實害怕一個人吃飯，一直都怕。所以我每天先回到家，等空腹整天的你一起吃晚餐。偶爾會有人像高中時邀我出去玩，不過上大學至今我一次都沒有晚歸過，因為和你約好了。

太久沒有和你吃飯了，回想起過去，起點總是小學時的餐桌，於是又想起你的蛹。大人們自然而然認定長著翅膀是蝴蝶最真實的樣貌，所以大人們說你可惜。

明明變成蝴蝶的你只在他們的幻想裡。

如今兩個人住的租屋處，比老家小不只一半的木桌面窗，書桌餐桌兼用，我們只能並肩坐在一起，比小學時更近。今天的晚餐是白醬烏龍麵，我從網路上學的食譜，用快煮鍋就能做成，盛好了兩碗並排放好，沒多久背後傳來你解開門鎖的響音。我停下腦海裡一路

回憶的思緒，轉頭看你走進屋。

真正的你。

「歡迎回來。」我開口，你向我伸出雙臂，於是我把你攬進懷裡，交叉臂彎撞上磕人的硬度。你把下巴靠在我的肩窩。

「我今天中午吃了麵包。」你說，膩膩的嗓在我的耳垂撲氣，我輕揉著你的後腦，指尖順著枕脊線輕輕滑落過頸項，最後拐彎到肩頭，才輕輕推開你。「真的嗎？」我問，距離拉開後掌心就能順勢貼上你的上腹。

你點頭。

「沒有吐嗎？」

你搖頭。

「真了不起。」

我們牽起手，十指交扣。

黏黏糊糊也無所謂。不成人形也無所謂。

出於好奇，我也試過把手指伸進自己嘴裡，舌根總會反射性的後縮，像要把喉腔緊閉，下一刻會是湧上來的腹壓，但總在喉頭翻滾一下就連著痛覺流回胃中。我沒有成功吐出來過，也許是因為又漂亮又聰明的你連在這種事上都天賦異稟。

你才吃了兩口就說對不起。「我吃不下了。」我告訴你不行，端起你的碗一口一口餵你。每次的吞嚥都比前一次要多花兩秒，越到後面你已經低下頭不願意抬高，扣在桌邊的指節繃緊，我捏著你的下巴讓你看我，你泛紅著眼眶，雙頰已經爬滿淚跡。

終於淨空了碗底。你把我的衣角攥得發皺，「對不起、對不起。妹妹。好想吐。」我放下碗用指尖把你眼尾的濕意抹開。

「沒關係喔。在這裡吐吧。」

我直接把手指伸進你的口中。

大抵是太習慣嘔吐，你的身體和我是不一樣的反應，舌根是自然而然的向下壓，捲起弧形，於是喉口就大開著像在邀請，讓我把指尖往更裡探。陷入軟肉的觸感，你拉住我衣角的手更使勁向下，爾後卻倏忽一攤，隨著你身子重重顫抖，暖流滾滾，浸濕我胸前的襯

衣。把指尖伸出你唇縫時，還牽出一道腥白的黏液。

姊姊，只有我看得見真正的你喔。

你側著身攤倒在桌邊喘氣，毫無防備的能讓人再一次把手伸進去。每一次按到最底，你都能再嘔出一點沫狀的黏水，熱意毫無保留的往我身上墜。

脊柱僵直又彎倒，應和著我的動作，你的手由衣襬攀上我的前臂，最後吐不出來了，喉間就只剩吼鳴。不要、不要了。你的話音混著痰濕的雜訊，紅撲雙頰上的雙眼迷離。

如果再不停手呢？你就會用盡最後氣力似的撲抱住我。

然後我們接吻。

換成舌尖探進你的口中，能讓人融化的溫熱中全是酸味。

剝開你的上衣，把胸罩向上推，露出的乳房乾乾癟癟，我張開沾滿你嘔吐物的掌心撫觸，隔著黏膩的觸感數著下方的肋骨的一溝一壑，你骨瘦如柴的上身就全被光滑包覆；我們都已經知道你腿間的水液也會是同樣的質地，所以你主動把下著褪下來，敞開身體讓我觸摸。

被酸蝕的呻吟變得難聽，乾瘦的四肢顫抖，折起的昆蟲節肢。誇你漂亮的人也許沒想過回到窄小套房裡的你何其醜陋，但姊姊、姊姊，你難堪的模樣最惹人憐愛了。我愛你在頂峰後脫力的身姿，癱軟在穢物裡，我愛你融化成泥。即使旁人都誤解你要展翅綻放成蝴蝶，別擔心哦，只有我一個人會正視不成形的你。

「我愛你喔，姊姊。」

所以你只要永遠做自己就好。不吃飯也可以，全部吐出來也可以。你一定要永遠是骯髒的你。

×

你逕自親吻我的耳際。

「妹妹、妹妹。」你乾啞的嗓音裡沾著某種甜膩，在我察覺前突然撞進視野，泛著水光的雙眼與我相對，你開口問我：「……是不是只要這樣，你就不會再離開我了？」

「嗯。我不會離開你喔。」我真心實意地回應。你馬上半瞇起笑眼，我分神想到那種神情好像很久很久沒看見。好幸福，你說。好幸福，你又說。

「也可以讓我碰碰你嗎？」你自顧自洋溢著幸福的神情問道。

猛然讓人感到一陣噁心。

我把穢濁般黏附在我身上的你甩開。費時五秒才找回愛你的心情，好不容易又能帶著同等的甜膩回應：

「改天再說吧。」